

# 論“界變”是動詞的一種動相\*

左思民\*\*

## 目 录

1. 引言
2. 界變是活動到結果狀態之間的轉折點
3. 【界變】的語義特徵
4. 並非所有動詞都具有【界變】的動相意義
5. 形成某事件或事件鏈的瞬時變化並非動詞所帶【界變】
6. 次事件之間的變化不是動詞【界變】所指的瞬時變化
7. 對“輸”，“贏”的動相分析
  - 1) “輸”，“贏”所表的變化具有瞬時性
  - 2) “輸”，“贏”不帶【結果狀態】動相
  - 3) “輸”，“贏”表示的瞬時變化意義是【界變】
  - 4) “輸”，“贏”接虛詞“了”後產生的結果狀態意義是一種規約含義
  - 5) “輸”，“贏”接虛詞“了”後產生的結果狀態意義是一種構式義
8. 如何鑒別【界變】動相
  - 1) 【界變】動相和【瞬時活動】動相的區別
  - 2) “了<sub>1</sub>”和“了<sub>2</sub>”無助於鑒別【界變】動相
  - 3) 時間補語對鑒別【界變】動相有較大幫助
  - 4) 一部分帶【界變】動相的動詞可以有條件地表示持續意義
  - 5) 【界變】動相的鑒別標準
9. 結語

\* 本文是中國國家社科基金研究項目“事件鏈框架固化為漢語動詞動相結構的規律的研究”（項目號11BY078）的局部成果。感謝中國國家社科基金對本項研究的資助。本文曾於2018年1月26日在香港大學主辦的高麗大學暨香港大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的新動態與課題”上宣讀，此稿在2018年1月26日稿和評審意見的基礎上有所修改增補。

\*\* 高麗大學校 中語中文學科 教授；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中文系 教授。

## 1. 引言

動詞具有動相 (aktionsart)，它不同於情狀 (situation)。講到動詞的動相 (以下簡稱爲“動相”，並用“【】”括弧標示)，人們往往將它混同於句子的情狀，認爲它可以分爲狀態 (states)、活動 (activities)、漸成 (accomplishments) 和瞬成 (achievements) 等類，但忽視了它和情狀的本質區別，也無視了部分動詞具有【界變】動相。本文打算證明【界變】是動詞的一種動相，並就這個問題展開探討。

## 2. 界變是活動到結果狀態之間的轉折點

狀態可以分爲幾個類型，其中一個重要的類型就是因活動而導致的結果。既然這樣，在活動和作爲結果的狀態之間應該存在一個界變點。孫英傑 (2007) 曾指出在動作 (A) 和狀態 (C) 之間存在一個變化 (B) 點。這個變化點若存在於動詞的動相結構之中，那就是我在此處所說的界變點。“界變”是張黎 (2003) 提出的術語，他 (2003:20) 把界變解釋爲“不論動詞後‘了’，還是句末‘了’，主要表現兩種功能意義：(1) 結束某種動作、狀態或事件；(2) 進入某種動作、狀態或事件。”我沒有採用他的原意，而是借用了這個術語，將其轉而用來指從“活動”到活動所致的“結果狀態”之間的轉折點。例如：

- (1) “閉”的義項①是動詞，意思是“關；合”，如“閉門”。（『現代漢語詞典』，2012:70）

“閉”的義項①包括三個動相：【活動】（其實是【續時活動】），【界變】和【結果狀態】。從漸漸閉合到完全閉合的結果之間有一個瞬時達到閉合的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就是【界變】。用“閉”表示續時活動是有條件的，那就是把閉合看作一個可以延續的過程。例如：

- (2) 他們正在閉門。(表示【續時活動】)  
 (3) “砰”的一聲門閉了。(表示【界變】)  
 (4) 這幾天門一直閉著。(表示【結果狀態】)

動詞的【界變】動相和“有終的”(telic)並不是相同的概念。首先,【界變】是動詞意義的一部分,“有終的”是命題意義或句子意義的一部分。其次,【界變】表示活動動相和結果狀態動相之間的轉折點,“有終的”表示某個事件的終結點。比如例(3)中的動詞“閉”表現了【界變】的性質。而在句子“張三走到了學校”中,“走到了學校”表現了張三通過“走”這個活動到達了一個終點“學校”,這個終點就是“有終點”,它意味著“張三走”的活動終結了,並形成一個事件。可見,“有終的”表示終結之義,“界變”表示動相轉變而無終結之義。

並非所有帶【界變】的動詞都有【活動】和【結果狀態】這兩個動相的,請看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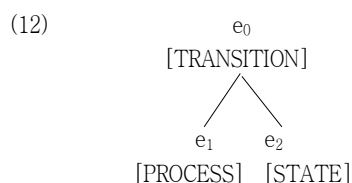
- (5) “別<sup>1</sup>”的義項①是動詞,意思是“分離”,如“久別重逢”。(『現代漢語詞典』, 2012:88)

“別<sup>1</sup>”的義項①只有【界變】這一類動相,因為我們既不能說“正在別”用來表示續時活動,也不能用“別著”或“別了一年”等說法來表示【結果狀態】的存在(“小別勝新婚”之類是古漢語用法)。

其實,有關“界變”的概念在上世紀末已有學者提出,萊塞松(Peter Laserson)在給凱斯·布朗(Keith Brown, 2006: 卷IV, 318)主編的『語言和語言學百科全書』撰寫的詞條“Event-Based Semantics”(事件為基礎的語義學)中有如下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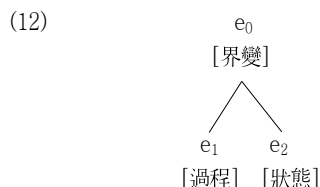
Event arguments have also been used extensively in the analysis of Aktionsart. One line of research in this area, exemplified by Pustejovsky (1991, 1995) and Grimshaw

(1990), represents events of certain complex types as structurally composed of events of simpler types. For example, an accomplishment predicate such as build may be associated with events of the structure illustrated in (12):



Here  $e_1$  represents the building process itself, whereas  $e_2$  represents the resultant state of something having been built. As a telic predicate, build involves reference not just to the building process, but also to its culmin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a result state, represented by  $e_0$ .

(在動相分析中，事件論元也已經得到了廣泛的使用。在這個領域內如普斯特耶夫斯基 (1991, 1995) 和格裡姆肖 (1990) 所用的研究方法，把特定的複合類型的事件在結構上看作由更為簡單的事件類型組合而成。例如一個漸成情狀述謂了“建造”之類可能和下例 (12) 所示的這類結構的事件相聯繫：



在這裡， $e_1$ 代表了建造過程本身，而 $e_2$ 代表了某物建造完成的結果狀態。作為一個有終性的述謂，“建造”不僅僅包括了對建造過程的指稱，而且還包括了借助 $e_0$ 所代表的達到一個結果狀態的界變點。)

根據上述看法，一個漸成情狀包括了三個前後相接的階段，即：“活動”（萊塞松的說法是“過程”）——“界變”——“狀態”。我認為這個解釋有其合理性，因為一個漸成情狀理應包括這三個階段。但是認為動詞“build”（建造）表示了一

個漸成情狀，其詞義中也包括了“【活動】——【界變】——【狀態】”這三個階段，恐怕並不合理，還得再作考察。請看下列：

- (6) a. 動詞“build”的義項①：“**build sth (of / in / from sth) | build sth (for sb) | build sth to make sth, especially a building, by putting parts together** 建築；建造”。
- b. They have permission to *build* 200 new houses. (他們得到建200座新房的許可。)
- c. a house *built* of stone (用石頭建造的房子) (『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 2009:253)
- (7) a. 動詞“build”的義項①：“**builds, building, built. To build thing means to make it by things together, for example to make a house by joining bricks and other materials together.** 建造；建築。”
- b. They were *building* a bridge... (他們當時正在建造一座橋...) (『COBUILD英漢雙解詞典』, 2002:238)
- (8) a. 動詞“build”的義項①：“**built.** 建造好的。”
- b. Their nests are roughly *built* platforms of twigs. (它們的窩是用小樹枝草草築成的平臺。)(『COBUILD英漢雙解詞典』, 2002:238)

上例(6b)、(7b)中的“build”(建造)表示活動，(6c)、(8b)中的“built”(建造)表示結果狀態。這說明英語的“build”(建造)既帶有【活動】動相，又帶有由活動所致的【結果狀態】動相。但是從這兩部英語詞典的釋義和例句看，包括它的各種時體變化形式在內，“build”(建造)似乎不能表示界變。下例看起來能夠表示界變意義，但它同樣可以看作表示結果狀態之義。例如：

- (9) David *built* us a shed in the back yard. (大衛幫我們在後院搭了一個棚子。) (『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 2009:253)

我以為“David built us a shed in the back yard.”(大衛幫我們在後院搭了一個棚子。)既可以理解為“大衛在某一個時點上幫我們建成了一個棚子”，似乎更能理解為“我們處在大衛幫我們建成一個棚子的新結果狀態”之中，這樣，便很難確定英語的“build”(建造)確實帶有【界變】動相。有鑑於此，我只能維持“build”(建造)不具備【界變】動相的看法，並認定萊塞松主張“build”(建造)具備“界變”的意義僅僅是在句義中分析出來的，並不是動詞“build”(建造)本身帶有的動相意義。

### 3. 【界變】的語義特徵

【界變】反映了動詞動相從【活動】到結果狀態(不一定形成動詞的【結果狀態】動相)的瞬時變化，它是動態的，也是瞬時的，但是僅用這兩個語義特徵來刻畫【界變】不夠，因為【瞬時活動】也有這兩個語義特徵，但它不是【界變】。為了刻畫【界變】動相，還須增添一對語義特徵——動相轉換，簡稱“轉相”，標寫為“[轉相]”。請看下表：

語義特徵 動相類別	[±動態]	[±持續]	[±轉相]
【界變】	+	-	+

底下再舉兩個例子，進一步說明何為動詞動相的【界變】。

- (10) John *broke* the window with a stone. (約翰用石頭打碎了窗玻璃。)

- (11) The window has been *broken* for a week. (這窗玻璃破了有一個星期了。) (左思民例, 2015:143)

上例(10)中“broke”表示【界變】，(11)中“broken”表示【結果狀態】，這裡用的都是動詞“break”的義項① (to be damaged and separated into two or more parts, as a result of force; to damage sth in this way (使) 破，裂，碎) (『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2009:232)。但是“break”的義項①不能表示活動，比如我們似乎不能說下面的例(12a)；例(12b)似乎合法，但如果那樣的話，句中的“breaks”與其說表示【活動】，不如說表示【界變】。

- (12) a. \*John is *breaking* the window with a stone. (約翰正在用石頭打碎窗玻璃。)  
 b. John *breaks* the window with a stone. (約翰現在用石頭打碎窗玻璃。)

左思民(2015: 144-145)曾以動詞“來”為例，企圖證明“來”可以表示三個動相：【活動】、【界變】、【結果狀態】。現轉引其例句如下：

- (13) a. 張三來了，他正在路上。(原例句(26)，表示【活動】)  
 b. 張三來了你就給李四打電話。(原例句(9)，表示【界變】)  
 c. 張三已經到了，他來了五分鐘了。(原例句(27)，表示【結果狀態】)

查『現代漢語詞典』(2012:768)，上面三例中用的是“來<sup>1</sup>”的義項①，為動詞，意思是“從別的地方到說話人所在的地方(跟‘去’相對)”，這表明“來<sup>1</sup>”的義項①帶有【活動】動相，因而可以解釋例(13a)的動相——【活動】。但是該

詞典中沒有指明“來<sup>1</sup>”的某一個或某幾個義項中還包括了【界變】，那個“來<sup>1</sup>”表述的意義並不是“從別的地方到說話人所在的地方（跟‘去’相對）”，而是“到達”，因而該詞條不能解釋例（13b）。那麼，例（13c）是否表示【結果狀態】呢？左思民（2015）認為“張三已經到了，他來了五分鐘了”之類的句子中的“來”，還帶有【界變】和【狀態】（實為【結果狀態】）動相。這個看法其實並不合理，因為例（13c）中的“來了五分鐘了”並不指“來”的結果狀態延續了五分鐘，而指“來”的界變的發生時間點距說話時的參照時間點（在例（13c）中可理解為說者的說話時間）有五分鐘距離。這樣說的主要理由是下句不合法：

（14）\*張三來著。（表示【結果狀態】）

因此，“來<sup>1</sup>”的義項①僅具備【活動】和【界變】動相。

#### 4. 並非所有動詞都具有【界變】的動相意義

和【活動】、【狀態】動相一樣，【界變】動相並不為所有動詞擁有。請看下列：

（15）“掛”的義項①是動詞，意思是“借助於繩子、鉤子，釘子等使物體附著於某處的一點或幾點”，如“把大衣掛在衣架上”，“牆上掛著一幅世界地圖”。（『現代漢語詞典』，2012:473）

從例（15）可見，“掛”的義項①能夠表示【活動】，如“把大衣掛在衣架上”；也可以表示活動造成的結果，如“牆上掛著一幅世界地圖”。那麼，它既然已經能夠表示【活動】和【結果狀態】，也應該能夠表示居於這兩個動相之間的【界變】了？但事實並非如此。左思民（2015:143）曾經舉過一組相關例

句，現轉引如下：

- (16) a. 張三打算掛衣服。(原例句 (15) )  
 b. 張三開始掛衣服。(原例句 (16) )  
 c. 張三正在掛衣服，但衣服還沒掛上去。(原例句 (17) )  
 d. 衣服掛上了衣架。(原例句 (18) )  
 e. 衣服在衣架上掛著。(原例句 (19) )

以上五句中，(16a) 表示“掛”這個活動開始前的狀態，(16b) 表示開始階段的活動，(16c) 表示持續中的活動，(16d) 表示界變，(16e) 表示活動造成的結果，即一種結果狀態。然而(16a) 中的“活動開始前的狀態”之義，(16d) 中的“界變”之義，以及(16b)、(16c) 中的“開始階段”、“持續中”等義都不是“掛”的義項①本身具有的詞義。比如在例(16d) 中，動詞“掛”獨自無法表示界變，假如在例(16d) 中刪去“上”，從“衣服掛了衣架”中是難以分析出【界變】的意思的，更何況“衣服掛了衣架”並非一個合法的句子。由此可見，在例(16d) 中的“界變”意義不是動詞“掛”的動相意義，而是“掛上了”這個組合所致。

又如根據『現代漢語詞典』(2012:417) 的解釋，動詞“蓋<sup>1</sup>”的義項⑧是“建築(房屋)”。使用這個“蓋<sup>1</sup>”義項⑧的例句如下：

- (17) a. 工人們正在蓋房子。  
 b. 他們蓋了許多漂亮的房子。  
 c. 山坡上蓋著各種式樣的漂亮房子。  
 d. 山坡上蓋了各種式樣的漂亮房子。

例句(17a) 中的“蓋<sup>1</sup>”義項⑧帶有動相【活動】，例(17c) 中的“蓋<sup>1</sup>”義項⑧帶有動相【狀態】，那麼例(17b)、(17d) 中的“蓋<sup>1</sup>”義項⑧有什麼動相

呢？是【界變】嗎？不是。首先，“他們蓋了許多房子”可以理解為開始“蓋”的活動，但是卻找不到一個從活動到狀態之間的界變意義，尤其是在“蓋<sup>1</sup>”的義項⑧中找不到【界變】意義。其次，“蓋<sup>1</sup>”的義項⑧似乎還帶有【結果狀態】這一動相，因此例（17d）也可以理解為表示進入“房子蓋好”的狀態，助詞“了”的作用是幫助表示進入“房子蓋好”的狀態。<sup>1)</sup>

根據我對衆多現代漢語動詞的考察，有許多動詞看似在詞義中帶有【界變】動相，但仔細分析之後都找不到明確的【界變】意義。例如：

- (18) 工人們在河上架了一座橋。
- (19) 師傅在面上澆了不少鹵汁兒。
- (20) 給消防隊分配了最新的滅火器材。
- (21) 老爺子收藏了許多名人字畫。

究其原委，這些動詞所表示的【活動】都是續時的，儘管從理論上說，它們表示的活動在導致一個新狀態時應該經歷了一個瞬時的“界變”，但那是從事件鏈角度進行語義分析的產物，並不就此證明這些動詞在詞義上帶有【界變】動相。由此推演，如果一個動詞具有【活動】和【結果狀態】兩個動相，並且所帶的【活動】動相是【續時】的，那麼它就不具備【界變】動相。據此反推，如果兼有【活動】和【結果狀態】的動詞所帶的【活動】動相是“瞬時”的，那麼這個【活動】動相實際上很可能就是【界變】動相。情況似乎就是這樣。請看下列：

- (22) a. 工人們在咱們村裡安了有線電視。
- b. 工人們正在安有線電視。

1) 在句子“山坡上蓋著各種式樣的漂亮房子”中，動詞“蓋<sup>1</sup>”的義項⑧似乎顯示了具有【結果狀態】的動相，與之相比，動詞“掛”的義項①等可以清晰地顯示其擁有【結果狀態】動相。這說明，即使動詞“蓋<sup>1</sup>”的義項⑧擁有【結果狀態】的動相，該動相仍未完全固化。

- (23) a. 師傅關了門了。  
 b. 師傅正在關門。
- (24) a. 學生們繼承了優良的校風。  
 b. 學生們正在繼承優良的校風。
- (25) a. 百花都開放了。  
 b. 百花正在開放。

以上四個動詞雖然看似也能表示持續性活動，但嚴格地說，它們表示的是瞬時的變化，上例中的持續性意義，其實是向達到某個變化點的逐步逼近。比如根據『現代漢語詞典』（2012:6）的解釋，例（22）中用的是動詞“安<sup>1</sup>”的義項⑥“安裝；設立”。這個“安”，哪怕說成“正在安”，都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安”，而是向完整意義上的“安”的逼近過程。僅當所有應該“安”的設備都安好了，才真正符合“安”的詞義。而一旦完整地“安”了，就馬上進入了“安妥”的結果狀態，這意味著動態性的完整的“安”是瞬時達到的，而這個瞬時的動態性的“安”，就是居於逼近“安”和結果狀態的“安”之間的“界變點”上的“安”。例（25）中的“開放”，若僅看字面意思，不見得表示“開放且開足”，其詞義應該僅指各種程度的“開放”。查『現代漢語詞典』（2012:718），動詞“開放”的義項①是“（花）展開”。但是從通常的用法來看，“百花開放”不僅指“開放”而且還指“開足”。基於這樣的考慮，我認為“開放”具備【界變】動相，相比之下，“開放”的【活動】動相被看作有條件的，表示一個朝著完全“開放”的【界變】的逐漸逼近過程。

再看前文的例（13），其中“來<sup>1</sup>”的義項①本應只表示【活動】動相，但用“來<sup>1</sup>”表示【界變】的用法逐漸發展起來，並最終固化了下來。從這個角度看，“來<sup>1</sup>”的義項①最好再細分為兩個：一個義項表示【續時活動】，另一個義項表示“到達”意義的【界變】。

由此可知，如要確定一個動詞是否帶有【界變】動相，需要對該動詞的動相結構進行仔細的考察，而且這個工作並不容易做好。

## 5. 形成某事件或事件鏈的瞬時變化並非動詞所帶【界變】

在語言交際中，當我們敘述一個事件或事件鏈時，就表示它們已經形成。<sup>2)</sup> 這個“形成”，可以看作一種瞬時變化。下面例(26)、(27)中的“\_”表示某事件或事件鏈形成之前的臨界階段，請看下例：

(26) \_李四不再怕做數學題了。

(27) \_李四在學校圖書館借了幾本有關語義學的書，然後回家了。

例(26)表示從“李四怕做數學題”變為“李四不怕做數學題”；例(27)表示從“李四尚未在學校圖書館借有關語義學的書然後回家”變為“李四在學校圖書館借了有關語義學的書然後回家”。儘管這確實是瞬時變化，然而它們涉及的僅是句子表示的事件或事件鏈，並不是動詞的動相。

## 6. 次事件之間的變化不是動詞【界變】所指的瞬時變化

首先，【界變】的語義特徵之一是“非持續”，即“瞬時”，而事件和事件之間的銜接不一定是瞬時的，並且往往難以判斷是否“瞬時”。例如：

(28) 李四終於學會了怎樣解方程，\_他不再怕做數學題了。

(29) 李四想瞭解什麼是語義學，他在學校圖書館借了幾本有關語義學的書，\_然後回家了。

例(28)中從李四學會解方程到他不再怕做數學題之間的變化是否瞬時發

2) 在本文中我採用塔爾米的觀點，把用句子/命題表示的狀態變化也看作事件。

生，例(29)中從李四在圖書館借書到他回家之間的變化是否瞬時發生，我們都難以判定。

其次，即使在事件之間，或者在次事件之間存在瞬時的變化，也不能證明這是動詞的【界變】，因為【界變】是動詞的屬性，不是事件的屬性，既然如此，事件鏈內部次事件之間的變化不應該歸為【界變】動相。

例如塔爾米(Leonard Talmy, 2012:271-272)有關“John broke the window with a stone.”(約翰用一塊石頭打破了窗戶玻璃。)的例子：

- (30) a. The agent *makes up* his mind that he is going to break the window. (施事者打定主意要打破窗戶玻璃。)
- b. He *bends* his knees, *moves* his hand to the ground to grasp a stone, *straightens up* and *lifts* the stone with his hand, *swings* his arm while holding the stone in his hand, and *releases* the stone from his hand thus propelling it forward. (他屈膝，將手伸到地上抓住一塊石頭，挺直身體，用手臂舉起石頭，抓住石頭擺動手臂，鬆開手中的石頭使其向前飛去。)
- c. The stone *sails* through the air. (石頭在空中飛去。)
- d. The stone forcefully *makes contact* with the window. (石頭有力地觸及窗戶玻璃。)
- e. The window *breaks*. (窗戶玻璃破碎。)

(30b)和(30c)反映了兩個次事件前後相連的瞬時性，但這裡只有活動，沒有界變。至於(30d)和(30e)，它們反映的是一組先發的次事件和一個後發的次事件相連的瞬時性，不過因為例(30e)表示了窗戶玻璃的瞬間破碎，在這兩個次事件之間似乎還出現了界變性。然而若仔細分析，便知界變性質的次事件僅由例(30e)表示，而例(30e)的界變義又取決於動詞“break”義項①(使)破，裂，碎)的詞義，是“break”義項①所帶【界變】動相的反映。概而

言之，例 (30d) 和 (30e) 之間存在瞬時性的因果關係，但是不存在界變關係。

## 7. 對“輸”、“贏”的動相分析

不少學者認為動詞“輸”、“贏”等表示一種結果意義。根據『現代漢語詞典』(2012:1206)的解釋，這個“輸”是動詞“輸<sup>2</sup>”，意思為“在較量時失敗；敗（跟“贏”相對）”；這個“贏”是“贏”的義項①，為動詞，意思是“勝（跟“輸”相對）”（『現代漢語詞典』，2012:1562）。比如孫英傑（2007:96, 97）認為：“輸”、“贏”等是結果動詞，“以往人們把這類動詞稱為狀態變化動詞就是因為這些動詞的表述意義中包含著某種結果。”“這種變化是瞬時的，在時間座標上只占一個點，所以結果動詞屬郭銳所說的‘點結構’動詞。”然而，“輸”和“贏”既然表示結果意義，那就具有延續性，怎麼在時間座標上只占一個點呢？孫英傑（2007）的這個解釋令人生疑。

### 1) “輸”、“贏”所表的變化具有瞬時性

我同意“輸”、“贏”所表示的變化是瞬時的，這個瞬時性，和“敲一下”、“跳一下”的“敲”、“跳”等行為有相似之處。請看下列：

- (31) 張三敲一下門。
- (32) 張三在蹦床上跳一下。
- (33) 張三輸球。
- (34) 張三贏球。

查『現代漢語詞典』（2012:1045），上例中的“敲”是動詞“敲”的義項①，意思是“擊打物體，使發出聲音”。查『現代漢語詞典』（2012:1294），上例中的

“跳”是動詞“跳”的義項①，意思是“腿上用力，使身體突然離開所在的地方。”顯見此處的“敲”和“跳”都表示瞬時活動。

## 2) “輸”、“贏”不帶【結果狀態】動相

儘管“輸”、“贏”所表示的變化具有瞬時性，但是它們和“敲”、“跳”有一個不同：“敲”和“跳”的活動發生之後，又回復到“敲”、“跳”前的局面；“輸”和“贏”的前後，情況卻大不相同。這表現為“輸”、“贏”之前，局面並不明朗，或者涉事雙方顯得勢均力敵，但在“輸”、“贏”之後，一方輸，另一方贏，局面明朗。

然而這並不證明“輸”、“贏”帶有【結果狀態】動相，因為我們不能通過說“輸著球”、“贏著球”之類來表述“輸球”和“贏球”的結果。下例都不合語法：

- (35) a. \*張三輸<sub>著</sub>球。  
 b. \*張三輸<sub>著</sub>。  
 (36) a. \*張三贏<sub>著</sub>球。  
 b. \*張三贏<sub>著</sub>。

我們也無法通過添加時間補語來表示“輸”、“贏”所致結果的延續時長，因為那也不合語法。請看下例：

- (37) \*張三輸了<sub>一年</sub>球。  
 (38) \*張三贏了<sub>三天</sub>球。

當然，例(37)、(38)也可以合語法，但那樣的話其中的時間補語“一年”、“三天”都不表示結果的延續時長，而是表示“一年中張三一直輸球”和“三天內張三一直贏球”，這是一種狀態，但不是【結果狀態】動相，而是一種泛化的非

結果狀態，並且屬於情狀範疇。

### 3) “輸”、“贏”表示的瞬時變化意義是【界變】

通過前文的論述可知，“輸”、“贏”之後局面有了大變化，但表示這個新局面的意義並沒有凝結成動詞“輸”、“贏”所擁有的【結果狀態】動相。

此外，“輸”和“贏”的局面的形成，不必依賴外力，當然也不需要生物體的有意維持，因此“輸”和“贏”不可能帶有【弱動態活動】的動相。<sup>3)</sup>

根據排除法，只剩下一個可能，那就是動詞“輸<sup>2)</sup>”、義項①的“贏”都表示一種瞬時的轉變，都帶有【界變】動相。對下例的分析也證明了這一判斷。

(39) 那場球張三輸了，輸了有一年了吧？

(40) 那場球張三贏了，贏了有一年了吧？

例(39)、(40)的意思不是“輸”或“贏”的狀態持續了一年，而是從“輸”或“贏”的瞬時轉變點距說話時間的距離有一年。

### 4) “輸”、“贏”接虛詞“了”後產生的結果狀態意義是一種規約含義

首先請看如下例句：

(41) 張三輸了。

(42) 張三贏了。

3) “弱動態活動”是一種需要外力的持續支援，典型地表現為需要意識控制而得以維持穩定局面的活動，它看似靜態，實為動態。【弱動態活動】是動詞的一種動相，比如“站著”的“站”帶有這種動相。請參閱左思民（2017b）。

在上例中似乎都帶有某種結果狀態意義——“輸”的結果狀態和“贏”的結果狀態。然而這並不是“輸”和“贏”固有的動相意義。那麼這是什麼意義呢？我認爲這首先是組合結構擁有的一種意義，請看它的如下產生條件：（I）動詞“輸”或“贏”入句充當謂語動詞。（II）後接助詞“了<sub>1</sub>”或者語氣詞“了<sub>2</sub>”。（III）形成“輸 / 贏+了”結構。一旦符合上述條件，在句子中就會產生一種“輸”或“贏”的結果狀態意義。

對這種意義的認定過程並不複雜，大體如下：

- ① 某人已經“輸”了，或者已經“贏”了，即產生了一個瞬時變化。
- ② 該瞬時變化自然導致一個新結果，即某人進入了一個“輸”或“贏”的局面。
- ③ 我們在動詞“輸”或“贏”的詞義中找不到【結果狀態】這個動相意義。如上文所說，我們不能爲了表達這個結果狀態的意義而說某人“輸著”、“贏著”；我們也不能用某人“輸了有一年了”、“贏了有一年了”之類的說法來表示“輸”、“贏”狀態的持續時長，因爲這些說法表示的是“輸”、“贏”這一瞬間轉變點到參照時間（常常也是說話時間）之間的時間長度，是可度量的，相反，持續意義是不能度量時間長短的。
- ④ 這個結果狀態意義既然不是詞義，不是動詞固有的動相意義，那麼它或許是“輸”或“贏”和助詞“了<sub>1</sub>”或語氣詞“了<sub>2</sub>”組合以後產生的意義。

其實不止“輸”（“輸<sup>2</sup>”）和“贏”（義項①的“贏”），其他帶有【界變】動相而無【結果狀態】動相的動詞，在入句並後接助詞“了<sub>1</sub>”或語氣詞“了<sub>2</sub>”並形成“【界變】動詞+了”的組合結構後也會帶有一種結果狀態意義，而且該義都不是這些動詞本身的詞義。下面幾例便反映了這種情況：

- (43) a. “崩”的義項②是動詞，意思是“破裂”，如“把氣球吹崩了”。  
 （『現代漢語詞典』，2012:63）
- b. 車胎崩了。
  - c. \*車胎崩了。
  - d. 車胎崩了有大半天了。

- e. 車胎崩了大半天了。
- (44) a. “成立”的義項①是動詞，意思是“(組織、機構等)籌備成功，開始存在”，如“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現代漢語詞典』，2012:165)
- b. 新一屆學生會成立了。
- c. \*新一屆學生會成立著。
- d. 新一屆學生會成立有三個月了。
- e. 新一屆學生會成立了三個月了。
- (45) a. “打破”是動詞，意思是“突破原有限制、拘束等”，如“打破紀錄”。(『現代漢語詞典』，2012:235)
- b. 他打破了世界記錄。
- c. \*他打破著世界記錄。
- d. 他打破世界記錄有一年了。
- (46) a. “翻”是動詞，其義項⑤的意思是“(數量)成倍地增加”，如“翻了幾倍”。(『現代漢語詞典』，2012:355)
- b. 產量翻倍了。
- c. \*產量翻倍著。
- d. 產量翻倍有半年了。

根據萊文森 (Stephen C. Levinson, 1983) 的看法, “會話含義”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是非規約的, 非規約含義的對立面是“規約含義”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對規約含義的性質, 萊文森 (1983:128) 有如下簡要說明:

For example,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will be *noncancellable* because they do not rely on defeasible assump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context; they will be *detachable* because they depend on the particular linguistic items used (e. g. if you substitute *and* for *but* you lose the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but retain the same truth conditions); they will not be *calculated* using pragmatic principles and contextual knowledge, but rather given by convention (e. g. there is no way that given the truth conditions of *but* you can derive or calculate that there is a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conjuncts); they may be expected therefore to have a relatively *determinate* content or meaning; and there will be no expectation of a *universal* tendency for languages to associate the same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s with expressions with certain truth conditions. (舉例來說, 規約含義將是 *不可撤銷的*, 因為它們並不依賴於有關語境屬性的可廢除性假定; 它們將是 *可分離的*, 因為它們依賴於所使用的特定的語言單位 (例如: 如果你用 *and* (和) 替換 *but* (但是), 你就失去了規約含義, 但是保持了相同的真值條件); 它們將不是借助於語用原則和語境知識而 *計算出來*的, 而是被規約地賦予的 (例如: 不可能因為給予了一個 *but* (但是) 的真值條件, 你就能夠得到或計算出這兩個合取聯結詞之間存在一個明顯差別); 因此可以預計, 規約含義具有一個相對 *確定的* 內容或者意義; 我們不要指望在語言中會存在如下這一 *普遍* 傾向: 把相同的規約含義和具有特定真值條件的各種表達形式聯繫起來。)

用萊文森說的這三個特點來考察, 漢語中“【界變】動詞+了”組合結構帶有的結果狀態意義具有如下特點:

- ① 不可撤銷。只要這些組合出現, 就會帶有某種結果狀態意義, 而且不能消除。
- ② 可以分離。該結果狀態意義依附於“【界變】動詞+了”這一組合結構, 如果刪去其中的一個詞, 或者用不帶【界變】動相的動詞來替換該組合結構中的動詞, 就會導致這個結果狀態意義消失。需要指出, 當該組合結構中的“了”是“了<sub>1</sub>”之時, 能用“已(經)+【界變】動詞”這個組合結構來替換“【界變】動詞+了”, 比如不說“新一屆學生會成立了”, 而說成“新一屆學生會已經成立”。但是“了”是後附虛詞, “已經”、“已”是前置副詞, 兩者差別很大, 因此把“【界變】動詞+了”和“已(經)+【界變】

動詞”歸為能夠各自表示結果狀態意義的兩種不同的組合結構，是較為合理的做法。

- ③ 幾乎不必計算。這一結果狀態意義的產生是自然的，不必採用複雜的語用操作。雖然我在前文表述中提到了四個認定步驟，但那是本文論證所需。在實際的語言交際過程中，言者和聽者不見得需要採用這麼幾個環節的操作，因為這個結果狀態意義很可能是“輸”或“贏”和助詞“了<sub>1</sub>”或語氣詞“了<sub>2</sub>”組合以後立即產生的意義。

因為有上述三個特點，我傾向於主張“輸”、“贏”等【界變】動詞接上“了<sub>1</sub>”、“了<sub>2</sub>”後產生的結果狀態意義是一種規約含義。

#### 5) “輸”、“贏”接虛詞“了”後產生的結果狀態意義是一種構式義

“輸”、“贏”接虛詞“了”後所產生的結果狀態意義是【界變】動詞和助詞“了<sub>1</sub>”或語氣詞“了<sub>2</sub>”相組合的產物，是一種 $1+1>2$ 現象，顯然，這種意義不為其中某一個詞語所獨有，而是為整個構式（construction）所含，那樣的話，這類表示結果狀態的規約意義也就是“構式義”了。其實，準確地說這裡存在兩種構式：（I）

【界變】動詞和助詞“了<sub>1</sub>”組合而成的“【界變】動詞+了<sub>1</sub>”構式。（II）以【界變】動詞充當謂語核心的句子的主體部分和語氣詞“了<sub>2</sub>”同現，從而形成“句子主體（謂語核心是【界變】動詞）+了<sub>2</sub>”的構式。但是在這兩種構式中出現的動詞擁有相同的動相，“了<sub>1</sub>”和“了<sub>2</sub>”都是“了”，這兩個構式具有的結果狀態意義也相同，為便於論述，遂用“【界變】動詞+了”的說法來概括。

## 8. 如何鑒別【界變】動相

【界變】動相在詞義中的存在比較隱蔽，較難確定，目前尚未找到既簡單、容易操作而又可靠的鑒別方式。以下所論，只是較為初步的看法。

### 1) 【界變】動相和【瞬時活動】動相的區別

【界變】動相的基本特徵有兩個：第一個是瞬間發生，在這一點上它和【瞬時活動】相似。第二個是【界變】前後的情況會有很大不同，這一點上它和【瞬時活動】很不相似。如：

(47) “解散”是動詞，其義項①的意思是“集合的人分散開”，如“隊伍解散後，大家都在操場上休息喝水”。（『現代漢語詞典』，2012:666）

因為從尚未完全解散到完全解散在時間上只是一個瞬間，而且人群或隊伍在解散前和解散後的情況大不一樣，因此“解散”的義項①帶有【界變】動相。再看下例：

(48) “撒”是動詞，其義項①的意思是“放開；張開”，如“一撒線，風箏就上去”。（『現代漢語詞典』，2012:1113）

“撒”的義項①表現的活動是瞬間進行的，但並不表示“撒”前和“撒”後有什麼不同，儘管在實施了比如“撒線”這樣的行為之後，風箏就會飛上天去，風箏的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撒”的詞義中並不反映這一類變化。這和義項①的“解散”不同，義項①的“解散”在詞義上已經顯示了“解散”前後的情況很不相同。因此“撒”的義項①僅帶有【瞬時活動】動相，不帶有【界變】動相。

### 2) “了<sub>1</sub>”和“了<sub>2</sub>”無助於鑒別【界變】動相

從語法特性上看，帶有【界變】動相的動詞可以和助詞“了<sub>1</sub>”或語氣詞“了<sub>2</sub>”組合。下例中的“解散”帶【界變】動相：

- (49) a. 連長解散了隊伍。(帶“了<sub>1</sub>”)  
 b. 隊伍解散了。(帶“了<sub>2</sub>”)

下例中“抽”帶【瞬時活動】動相，“逗”帶【續時活動】動相，它們都可後接助詞“了<sub>1</sub>”及語氣詞“了<sub>2</sub>”。例如：

- (50) a. “抽”是動詞，其義項②的意思是“打(多指用條狀物)”，如“鞭子一抽馬就跑了起來”。(『現代漢語詞典』，2012:183)  
 b. 抽了馬一鞭。(帶“了<sub>1</sub>”)  
 c. 幾十鞭都抽下去，還是不管用。(帶“了<sub>2</sub>”)  
 (51) a. “逗”的義項①是動詞，意思是“引逗”，如“他正拿著一枝紅花逗孩子玩”。(『現代漢語詞典』，2012:318)  
 b. 逗了半天，那孩子還是嗚嗚直哭。(帶“了<sub>1</sub>”)  
 c. 都逗了半天，那孩子還是不笑。(帶“了<sub>2</sub>”)

這說明能否後接助詞“了<sub>1</sub>”和語氣詞“了<sub>2</sub>”不是用來區分【界變】動相和【活動】動相的標準。

### 3) 時間補語對鑒別【界變】動相有較大幫助

帶【界變】動相的動詞大多可後接時間補語。如：

- (52) a. “抖”是動詞，其義項④的意思是“振作；鼓起(精神)”，如“抖起精神往前直趕”。(『現代漢語詞典』，2012:316)  
 b. \*大夥兒的精神都抖了半天了。  
 (53) 這支隊伍解散了一年多了。

- (54) a. “聘請”是動詞，其意思是“請人承擔工作或擔任職務”，如“聘請專家指導”。（『現代漢語詞典』，2012:999）  
 b. 程專家我們聘請了三年了。

例 (52b) 不能表示“抖”的界變點距說話時間點的時長有半天，若表示“抖”的活動維持了半天倒還更易接受一些。例 (54b) 中“聘請了三年”似有兩解：第一，“聘請”的界變點距說話時間點的時長有“三年”；第二，“聘請”的活動延續了三年。只有例 (53) 的意思比較明確、單一，即表示隊伍“解散”的界變點距說話時間點的時長有一年多。儘管情況比較複雜，大多數帶有【界變】的動詞在後接時間補語之時的表現和例 (53) 中的“解散”相同，這給我們區分動詞所帶的【界變】和【活動】動相提供了一個有較高可靠性的鑒別框架。比如下例中義項①的“跑”帶有【活動】動相，義項②的“跑”帶有【界變】動相：

- (55) a. “跑”是動詞，其義項①的意思是“兩隻腳或四條腿迅速前進（腳可以同時騰空）”，如“跑了一圈兒”。（『現代漢語詞典』，2012:975）  
 b. 他可跑了四個小時了。  
 c. 他今天一共跑了四個小時。  
 (56) a. “跑”是動詞，其義項②的意思是“逃走”，如“別讓兔子跑了”。（『現代漢語詞典』，2012:975）  
 b. 他可跑了四個小時了。  
 c. \*他今天一共跑了四個小時。

例 (55b) 和 (56b) 的形式相同，但句義差別很大，這個差別在例 (55c) 合法而例 (56c) 不合法的對比中就顯示出來了。

## 4) 一部分帶【界變】動相的動詞可以有條件地表示持續意義

通過對三百多個帶【界變】動相的動詞的考察，我看到其中一部分還帶有活動持續的意義。例如：

- (57) a. “改”的義項⑥是動詞，其意思是“改正”，如“有錯誤一定要改”。（『現代漢語詞典』，2012:415）  
 b. 他知道錯了，正在改。（【續時活動】）  
 c. 有錯誤改了就行。（【界變】）
- (58) a. “立”的義項⑦是動詞，意思是“指確定繼承地位；確立”，如“立嗣”。（『現代漢語詞典』，2012:798）  
 b. 他們在立嗣，沒空管其他事兒。（【續時活動】）  
 c. 昨天終於立了嗣。（【界變】）
- (59) a. “覺悟”的義項①是動詞，意思是“由迷惑而明白；由模糊而認清；醒悟”，如“經過老師的耐心幫助，他終於覺悟了”。（『現代漢語詞典』，2012:709）  
 b. 開始清醒了，思索著，覺悟著，一切本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在那片黃沙滿天的高原上卻顯得那麼的珍貴和稀奇。（摘自新浪網）（【續時活動】）  
 c. 王孺童『佛學綱目』第一講：佛是覺悟了的人。（摘自鳳凰網）（【界變】）
- (60) a. “安插”是動詞，意思是“把人員、故事情節、文章的詞句等放在一定的位置上”，如“安插親信”。（『現代漢語詞典』，2012:6）  
 b. 他正在安插自己的親信。（【續時活動】）  
 c. 他終於在幾個關鍵部門都安插了自己的親信。（【界變】）  
 d. 那些部門都安插著他的親信。（【結果狀態】）
- (61) a. “扣”的義項①是動詞，意思是“套住或搭住”，如“把門扣上”。（『現

代漢語詞典』，2012:747)

- b. 他正在扣院門。(【**續時活動**】)
- c. 院門扣了嗎？沒扣的話去扣一下。(【**界變**】)
- d. 院門扣著哪。(【**結果狀態**】)

嚴格分析的話，例 (57b)，(58b)，(59b)，(60b)，(61b) 之類的說法都不合理，因為在那些句子裡，“改”，“立”，“覺悟”，“安插”，“扣”表示的原本都應該是瞬間發生的轉變，不能用表示持續意義的副詞“在”或副詞的連用形式“正在”來修飾。但是這些用法現在並不鮮見，似乎已被漢語使用者廣為接受。對此可以這樣解釋：這些句子中帶有【**界變**】動相的動詞，在受到“在”，“正在”修飾的時候，表達的是以達到界變點為目的而付出的活動，是一種不斷逼近界變點的過程，因此這個持續意義的形成是有條件的，和帶有【**續時活動**】動相的動詞所表示的持續意義有所不同。

##### 5) 【**界變**】動相的鑒別標準

綜上所述，鑒別【**界變**】動相的語法框架是後接於動詞的“時間補語”，若它表示的是轉變點距參照時間點（若無其他時間參照點，那麼就是說話時間點）的時長的意義，那麼該動詞可能帶有【**界變**】動相，否則就不帶【**界變**】動相。但是該鑒別框架的作用有一定的局限，僅靠它無法完成鑒別，我們還得借助於前文所說的兩條語義標準。現將它們一起羅列於下，凡符合這三條標準或前兩條標準的，就帶有【**界變**】動相，否則便不帶【**界變**】動相：

- ① 動詞表示瞬間變化的意義。
- ② 變化前後的動相類別不同。
- ③ 動詞若後接時間補語，該時間補語表示某瞬間變化點距參照時間點的時間長度。

一部分帶【**界變**】動相的動詞很難後接時間補語，比如動詞“征服”的義項

②。請看下列：

(62) a. “征服”是動詞，其義項②的意思是“（意志，感染力等）使人信服或折服”，如“藝術家的精彩表演征服了觀眾”。（『現代漢語詞典』，2012:1657）

b. \*觀眾們被他的作品征服一年了。（【界變】）

對這一類詞，只能主要從詞義上判定是否帶有【界變】動相。

## 9. 結語

【界變】是一部分動詞帶有的一種動相意義，並不是依賴於句子而產生的意義，它存在於動詞的詞義之中，具有動態性、瞬時性和轉相性這三個語義特徵。【界變】不同於【瞬時活動】、【瞬時活動】雖然也具有動態性和瞬時性，但沒有轉相性。一部分帶有【界變】動相的動詞兼帶【活動】和【結果狀態】動相，或者兼帶其中的一種動相，然而並非所有帶【界變】動相的動詞都具有【活動】、【結果狀態】動相中的一種或兩種。當帶有【界變】動相而無【結果狀態】動相的動詞充當句子謂語的主要成分並和助詞“了<sub>1</sub>”或語氣詞“了<sub>2</sub>”同現之時，句子中會產生結果意義，但那是“【界變】動詞+了<sub>1</sub>”或“句子主體（謂語核心是【界變】動詞）+了<sub>2</sub>”構式所具有的構式義，帶有規約含義的性質，並不是動詞自身的動相意義。

史密斯 (Carlota.S. Smith, 1991:1-2, 5, 17) 主張一個句子的體意義是由來自視點和情狀類型這兩部分的信息合成的 (The aspectual meaning of a sentence is a composite of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components of viewpoint and situation type)，情狀體意義由動詞群表達 (situation aspect is expressed by the verb constellation)，動詞群包括動詞，還包括和動詞緊密相連的論元 (the situation type of a sentence is conveyed by the verb and its arguments, the verb constellation)。可見，根據史密斯的這個體理

論，動詞在句子的體意義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那麼動詞憑什麼起這個作用呢？當然是憑藉動詞本身具有的動相意義來發揮它的作用。在不少有關體的研究中，常常把句子的情狀類型和動詞的動相類別混為一談，這就妨礙了研究的深度和準確性。現在我們既承認情狀和動詞的動相有密切聯繫，又看清它們畢竟不是一回事兒，這不僅能夠推進對動詞的動相展開有針對性的深入研究，而且有助於發現動詞在動相結構上的更多特性。由此而產生的影響並不是局部的，而是涉及對體現象的全局性認識，具有重要的價值，值得引起學界的關注。

## 參考文獻

- 霍恩比著,王玉章等譯,『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7版),北京:商務印書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2009.
- 孫英傑,『現代漢語體系系統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7.
- 辛克萊主編,『柯伯英漢雙解詞典』編譯組譯,『COBUILD英漢雙解詞典』,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譯文出版社,2002.
- 張黎,「“界變”論——關於現代漢語“了”及其相關現象」,『漢語學習』第1期,2003, pp.17-21.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 左思民,「現代漢語體的再認識」,『語言規律探索集』,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a, pp.1-103.
- 左思民,「論動詞與“有終的/無終的”之關係」,『語言規律探索集』,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b, pp.288-318.
- 左思民,「論動詞相結構的一種新解釋模型——鏈相模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2015, pp.125-136.
- 左思民,「論事件鏈及事件鏈框架」,楊凱榮教授還曆紀念論文集刊行會編『中日言語研究論叢——楊凱榮教授還曆紀念論文集』,[日本]東京:朝日出版社,2017a, pp.183-203.
- 左思民,「論動詞的弱動態活動動相」,[日本]『現代中國語研究』,第19期,2017b, pp.37-49.
- Brown, K.,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nd, Oxford: Elsevier Ltd., 2006.
- Levinson, S. C.,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Smith, Carlota S., 1991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Dordrecht / Boston /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認知語義學 (卷I) : 概念結構系統』),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2.

## Abstract

### “Transition” is a Type of Aktionsart Owned by Verb

Zuo Simin

It is possible for both a verb or a sentence to convey a meaning of instantaneous change between an activity and a resultant state. But the meaning conveyed by verb or sentence is different in nature. The former is one part of the meaning of verb itself, which has the following semantic features: dynamics, instantaneity and transition of aktionsart, so it can be called the aktionsart meaning of **【transition】** owned by verb. Whereas the latter is not the meaning owned by verb, but a part of the meaning of sentence. Not all the verbs own the aktionsart of **【transition】**. Besides, some verbs own the aktionsart of **【transition】** maybe own the other types of aktionsart also, such as **【activity】** or **【resultant state】**, or both of the two aktionsart types. If one verb which owns the aktionsart of **【transition】** and does not own the aktionsart of **【resultant state】** serves as the main syntactic component in the predicate of a sentence, and co-occurs with the tense and aspect particle “le1” (了1) or mood particle “le2” (了2), the sentence will convey a meaning of resultant state. But this type of meaning is not the aktionsart owned by verb, it is the meaning of the “V+le” construction, which has the nature of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Checking with the following criteria, a verb can be confirmed to own the aktionsart of **【transition】**: (1) It conveys a meaning of instantaneous change. (2) The types of aktionsart before and after the change are different. (3) If there is a syntactic temporal complement to be combined after a verb, the complement indicates a time length from an instantaneous change point to a reference time point (which is often a speech time point). If all the above three criteria are met, the verb can be judged to have the aktionsart of **【transition】**, otherwise, it doesn't have the aktionsart.

Key words : Verb, Aktionsart, Transition, Instantaneity, Activity, Resultant state

투 고 일 : 2019. 4. 10. / 심 사 일 : 2019. 4. 15. ~ 2019.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9. 5. 20.